

——
引子
血色午夜

今天是周六。房间里的时钟响了三下，已经是凌晨了。

电脑前的瘦弱少年却无一丝困意，仍旧一副兴致高昂的样子。

他没有开房灯，台灯能照到的地方有限，所以整间屋子有点暗暗的。四张铁架子床耸立在黑暗里——上下铺，一共八个床位，每张床上的被子都凌乱地堆着，像蜷着一个人在那里。

这是一间校舍，从房间的凌乱程度可以推断出，这是一间男生宿舍。整间屋子里其实只有少年一个人。

厕所里的水龙头坏了，总是关不死，龙头里的水淅淅沥沥地滴着，像个尿不尽的病人。“滴答”的声音在静夜里格外清晰。

这幢校舍是整个学校最老也最破旧的建筑了。

“嗖”的一声，一团小小的黑影从少年的脚背上蹿了过去，消失在门后的阴影里。是老鼠！这就是住一楼的坏处。

少年停下一直在键盘上敲打的双手，左手迅速地按住胸口——虽然知道只是老鼠，但还是被它吓到了——右手摸索着拉开电脑桌下第一格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一个白色的药瓶。

灯光下，他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不安，白皙的脸更加白得吓人，几乎和他身上的白色亚麻衬衫连成一体。

不过他很快恢复了正常，捂在胸口上的左手也放了下来。他又将药瓶放了回去，顺手推上抽屉。“嗒”的一声，抽屉锁扣上了，一串钥匙因惯性在锁眼上剧烈地摇晃着，那把小钥匙因摇动正一点点退出锁眼。

最终，“哗”的一声，整串钥匙都掉在了地上。

少年没有注意，依旧在BBS、QQ群里和朋友说着话。

十指如飞，整个房间都是他敲打键盘发出的噼里啪啦的声音。

开着的网页是黑白色的，光标停下的位置显示的是一个骷髅头，每一次点击，骷髅头就会变幻出一个不同的狰狞表情来。

夜色更浓了，少年一点儿都没有要休息的意思，QQ群里也是一派热闹。群的名称是“九头鸟恐怖动漫”，群里的人并不多，加上少年也才九个。

这时，群里不知道谁发了个文件，少年点开了，红色的女鬼双目充血地盯着他，慢慢剥着自己身上的血肉，边剥边发出凄厉的鬼叫。那声音在夜晚尖锐刺耳，让人胆战心惊。

少年皱紧了眉头，快速地关掉音响，他好像已经听见自己的心脏开始不规则地跳动，“咚咚”地像要撞破胸膛蹦出来，和卫生间里的滴水声一唱一和。

页面上跳出一行字：你回头看看，转过去看看你背后是什么……

他笑，还没做出反应，QQ群里刷屏似的蹦出一溜儿信息——八人在同一秒发的，全是页面上的那行字。

之前打开的文件还没有关，一滴血在屏幕上流动着，流着流着就氤氲开来，一点点地扩散，向整个屏幕蔓延。

少年忍不住回过头，身后模模糊糊的一片，什么都没有，正准备回头时，“嗖——”一团小小的黑影从暗处蹿了出来。

“呼——”窗外的夜风掀起了窗帘的一角，只见左边的墙角黑乎乎地立着一个人！

宿舍里明明只有自己，什么时候多了个人？少年吓得从椅子上蹦起来，还没站直身子，心头一阵猛缩像被什么紧紧揪住，喉咙也像被什么猛然扎住了，吸不进气，也吐不出气。他双手哆嗦着想扯开领口，可越扯那领口反而好像收得越紧。

他连忙坐回到椅子上，习惯性地伸手拉抽屉，可胸口越来越闷，抽屉怎么也拉不开！少年的脸色由白变青，由青变紫，再由紫变灰……总算找到了钥匙，好不容易打开抽屉，白色的药瓶静静地躺在里面，盖子扣得很紧。

他瘦长的手指绵软无力，费了好大的劲儿，盖子总算打开了。

心猛地一痛，像被人狠狠地拽了一把，痛得他再也拿不住药瓶。

“嗒嗒嗒嗒……”白色的药丸散落一地，咕噜咕噜地到处滚动，像受到惊吓四处逃窜的仓鼠。少年再也没有力气捡起它们，从椅子上滑倒在地，压在那些药丸上。

药丸不动了，少年也不动了。

电脑屏幕已经完全被血红色占满，发出的红光映到白衣少年的身上，使他显得不再那么苍白，反而生机勃勃，像是熟睡过去。

电流“刺刺”轻响，小心翼翼地，好像生怕惊醒了地上沉睡的少年。

过了许久，终于，电脑黑屏了。

电脑旁的台灯依旧亮着，从窗外远远望过去，一灯如豆。

夜，那么静。

林韩感到肩上一沉，侧头一看——一只蝙蝠正伏在自己的肩上，褐色半透明的翅膀密密颤动着，两只鼠眼正贼贼地盯着她，闪烁着灼灼精光！

第一章 阁楼遇险

一 小阁楼的秘密

刚拆开包裹，墨香就扑鼻而来。林韩眯起眼，深深吸了口气，把包书的报纸揉成团丢进废纸篓里，再像抱孩子一样抱起整沓的书躺在躺椅上摇晃着。每次收到样书，林韩都会这样，这是第一次收到样书时就养成的习惯，像是一个母亲，带着疼爱的心情迎接一个个回家的孩子。

吃过晚饭，林韩回到房间，把二十册新书都签上自己的名字，再逐一装进快递袋里。翻出记事本里的名单，确认无误后将十九本码好堆在书架上，拿起余下的一本下楼。

虽然来这里已经快半年了，可对这幢宅子的构造她还是有些找不着北，常常会在这迷宫一般的房子里迷路。也许是因为经常写恐怖小说的关系吧，林韩总觉得这幢深深的宅子，带着一股阴冷的气息。

看着新书灰白的封面，思绪又回到了去年——

那时已是深秋，因为在屋子里待得太久，林韩想出去吹吹风。走到楼梯口时，却鬼使神差地沿着楼梯上了阁楼——干妈何素兰曾严令禁止她进入阁楼，说这个阁楼是这幢房子里林韩唯一不能去的地方。干妈当时的表情有些紧张。如果当时她说得无所谓些，说不定还不会勾起她去探求的欲望，可她偏偏说得那么严肃，反而将她的好奇心全勾了起来。就像唐朝，如果他在谈起小影时不那么别扭，她也就不会几次三番地问起关于小影的一切。想到这里，好奇心更加泛滥，又向前迈了几步，心里不住宽慰自己：我只是看看，

看看而已，一个文学女青年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违反了禁令，虽然是冒昧了些，但应该是可以得到谅解和赦免的吧。

积满灰尘与蛛网的黑漆木门把守着阁楼。

门上的铁质门把手因为年代久远，早已锈迹斑斑。锈成这样，这门把手还能用吗？她迟疑着扭动把手——虽然有些滞涩，但还可以扳动！轻轻地将门往里推，“吱呀”，久未开启的木门发出喑哑的呻吟，一股呛人的霉味从门内溢出直往鼻孔里钻。她连忙抬手捂住口鼻，极力抑制住快要冲到鼻头的喷嚏……

“何妈，刚才我好像听到楼上有什么动静，你瞧瞧去。”是老太太的声音。

这幢房子的楼梯是螺旋状的，不管走到哪一层的楼梯口，稍稍有一点儿响动便上下都听得清清楚楚。阁楼正位于顶层的楼梯口。林韩心里一惊，也顾不得阁楼里呛鼻的霉味，猫着腰钻了进去。

“喵……”就在前脚刚跨进阁楼的时候，一只黑猫从林韩脚边蹿了出去，吓得她差点跳起来，看清是一只猫时，才重重松了口气，暗自庆幸的同时，还调皮地对着黑猫的背影比了个胜利的手势。就在这时，本来已经蹿到楼梯口的猫停住脚步扭过头来，两只绿莹莹的眼睛闪着诡异的光。林韩看到，它小小的嘴唇正一点儿一点儿拉长，上扬……它，那只猫——居然在笑！

林韩难以置信地盯着那只正在微笑的黑猫，打了个寒战，使劲眨了眨眼睛，再定睛看时，那只猫已经蹿到了二楼。

“呀！这不是我家球球吗？找了好多天没找到，什么时候跑楼上去了？肯定是你这个调皮的家伙在楼上弄出来的声音。”何妈兴奋的声音从楼下传来。

原来是只家猫，刚才一定是自己的错觉。刚完成的稿子里正好有描写到猫的情节，可能是坐在屋子里太久，都有黑猫后遗症了。担心被老太太和干妈发现，林韩把门轻轻带上，为防万一，还将里面的门扣扣上。

这里好像是一间书房。

三排书架整理得井井有条，只是蒙上了厚厚的灰尘。看来，这间屋子有很多年没人来了，一直保留着它原来的模样。除了摆设陈旧，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林韩失望地耸了耸肩，喃喃自语：“看来没什么可以收集的价值呀。”

话音刚落，从背后传来浅浅的悠长的声音：“看——来——没——什——么——可——以——收——集——的——价——值——呀——”

那声音虽小，却贴耳而入，仿佛说话的人就藏匿在你身上一样。林韩被这个声音震慑住了，小心翼翼地扭动着脖子，用眼角瞄了瞄两侧，然后问：“是谁？”由于紧张，问话在喉头打了个滚就咽了下去，就连自己都在怀疑有没有发出声音时，刚才那个声音又浅浅传来，比林韩的要响一些：

“是谁？”

林韩被吓得神经紧绷，瞪大眼睛仔细地打量着这间屋子，可是，除了三排高高的书架和几样简单的摆设，什么都没有。难道只是自己的错觉？林韩走到中间的那排书架前，书架之间的通道里结满了蜘蛛网，挡住了林韩的去路。林韩不想被人发现她来过这里，放弃了清除蜘蛛网的念头。刚想绕过书架，突然脚下被什么绊了一下……

“啪……”书桌前的窗户突然就开了，风呼呼地灌了进来，吹得书桌上的书本“哗哗”作响。林韩稳住身子，低下头寻找是什么东西绊到了自己，但刚才走过的地方什么也没有！可刚才是什么绊了她一下？还来不及思考，大风已扬起屋顶横梁上的灰尘，劈头盖脸地扑了下来，她只得闭上眼睛，摸索着去把窗户关上。

转身正准备离开，却发现摇椅上有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信笺。这间屋子到处都是灰尘，唯独这张信笺纤尘不染。大概是刚才的大风，把它从书里吹出来的吧。林韩正准备把它夹回书桌上那本线装书里时，却发现信笺的一角题着个潦草的“何”字。

这是何家的人写的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林韩将信笺打开了。

这并不像林韩想象的那样是一封完整的信，而是凌乱地重复写着一些词组：阴谋、财产、背弃、工具、绝望、尽头……字迹潦草，可以想见书者当

时的心情一定很是混乱焦虑，甚至带着一丝无奈。

看着那页信纸，林韩莫名地伤感起来，心里有个很奇怪的念头：写这些字的人，生命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。在信笺的左下角，还写着一段话，字迹像是被水浸湿过，有些模糊。林韩凑到窗口，仔细辨认出那段话：也许一开始就是个错误，这世上根本没有捷径可走，在这样的“家”里，更多的是不信任。悲哉，悲哉……平苑北村。

家，被引号引了起来。平苑北村，这是个地名吗？

楼下的楼梯口传来一阵脚步声，紧接着是敲门声和干妈的喊声：“林韩？林韩？”干妈在敲林韩的房门。敲门声和干妈的喊声由平和到急切，好像没有听到林韩的回应有些着急。

干妈不会找到阁楼上来吧？林韩忙把信笺夹回书里，猫着腰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，转到第三排书架的后面，发现墙上有一扇半人高的小门，准确地说应该是由一扇窗改造而成的小门，墙上还留着窗户的轮廓，只是用一块四方的薄木板代替了玻璃。林韩心想，藏在里面应该会很安全，于是轻轻拉开门钻了进去。原以为小门后面的格局应该跟小阁楼里的一样，没想到脚下一空，重重摔了下去……

所幸并不算太高，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，还是摔得屁股生疼，林韩“咚咚”地轻轻跺了两脚发泄闷气。

“咚咚——”又传来了跟书屋里一样的回音。

林韩一愣，这才发现这间屋子与刚才的书房是完全不同的布局，而且，比刚才那间书房大了许多。这间房子的地板是木质的，除了对面墙上有扇门，其余三面镶了镜子，屋子里仅放了一张藤制躺椅，使房间显得格外空旷冷清。这里，应该是一间舞蹈屋。

“干妈会跳舞？”林韩自言自语。

“干——妈——会——跳——舞——”再听到这回音时，林韩恍然大悟，原来刚才的回音都是从这里传来的。

“林韩，林韩……”干妈的声音浅浅传来，而且越来越近，好像是上楼往阁楼这边来了。

林韩慌忙跑到对面的门前，拉开门正要跨出去的时候，背后传来一个奇怪的声音：

“吱——”

林韩循声回过头，只见那扇小木门正缓缓合上。由于时间紧迫她来不及多想，慌不择路地逃出舞蹈室。

舞蹈室的外面是一条窄窄的阴暗潮湿的过道，堪堪只容一人通过。林韩摸索着走了二十几米，弯弯曲曲地拐了几个弯才走到尽头——居然转回了走廊。一盆茂盛的富贵竹挡在过道口前——难怪平时看不出异样。确定外面的走廊没有动静后，林韩从富贵竹的缝隙里钻了出来，回到房间洗了澡，换了套干净的衣服准备下楼。

才走到楼梯口就听到干妈和老太太的说话声：“我上去看了，敲门也没人应，阁楼那边我也看了，里面安安静静的，门还跟以前那样关得死死的，她应该不在里面。小韩是个有礼貌的孩子，一早我就让她别去那里，她肯定不会去的。”

“可那孩子平时那么警醒，今天你在外面叫了半天怎么都没有动静？我也不是信不过那孩子，只是担心她到处乱跑迷了路，别吓着了。那屋子都那么多年不用了，又脏又乱的……”

“妈，你就别担心了，小韩是个有分寸的孩子。”

“嗯，但愿如此了。你再去叫叫她吧，何妈熬的粥也快好了。这孩子瘦成那样，真让人心疼，饮食再没规律，我看是永远养不胖的。以后让她少熬夜，要写东西，在白天写也行的。”

“嗯，我这就去。”

听到二人的对话，林韩心头一热，有些感动。

从小家境虽然不错，可她在家里并没有享受到太多的温暖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父母对自己过于客气了些，不管她犯什么样的错，别说是打骂，就连重一点儿的责备话都不会有，好像他们从来就不会生气一样。

小时候，她甚至有些羡慕被父母打骂的伙伴。为了激怒爸爸妈妈，常常调皮地将家里的东西弄坏。但每次，父母表现出来的顶多只是无奈，然后，

妈妈就会去对面的小卖部里打电话，表情战战兢兢，像是在汇报什么。等大些时，她在学校早恋，跟街上的混混一起泡酒吧，他们也还是一样不管不问。林韩甚至想，如果自己死了，他们会是什么反应？

她很好奇母亲是在给谁打电话，但由于家里没有电话簿，所以，这始终是个谜。而她，在父母的冷淡中，从小就养成了沉默的习惯，也不爱去问，总觉得父母对她的态度，仿佛只是在完成一项任务，让她有吃有穿有床睡，仅此而已。这样的一家三口，看似幸福平静，情感上却形同枯木。

家里最疼她的就是外婆。可每次她问外婆父母为什么对她那么冷淡时，外婆都只是抚着她的头叹气：“他们不是不爱你，只是一直沉浸在你哥早死的痛苦里走不出来。孩子，别问了，都是些苦情的人呢。”外婆干瘪的嘴角挂着一丝怜惜。林韩总觉得这一丝怜惜里包含了很多的秘密，只是，外婆既然这么说了，心中纵是有千万个问题都问不出来了。

后来，她也没再问过。

而现在来到何家，不是亲人，却享受着家一样的温暖。

见到何氏母女对自己这样关心，想起刚才的好奇经历，心里为没听她们的话感到有些难为情。再回想刚才自己走出舞蹈室时，亲眼看到那扇小木门慢慢合上，难道，难道是干妈发现自己在里面，帮她关上，然后在老太太面前为她遮掩？

“林韩，醒了呀？怎么站在那儿不下来？”何素兰抬头看到站在楼梯口的林韩。

“哦。”林韩挠了挠头掩饰心虚，不自在地笑了笑，“走到这里突然觉得忘拿什么东西，又想不起来了。”

“得了，别想了，先下来吃点东西。”

林韩很快将小阁楼里的事忘记了。

几天后，林韩在浏览网页时，看到了这么一句话：由于屋子太小，根本没有回音效果……屋子太小？无法产生回音？林韩心里猛然一惊——阁楼那间书房不也很小吗？相邻的舞蹈室倒是大些，或许有产生回音的条件……但是，中间相通的那扇小门明明是关着的，那样的话，自己在书房里根本不可

能听到回音才对呀！

再仔细回想当时的情景，林韩觉得，那声音，根本不太像是自己的回音。难道，由于经常写小说的缘故，让自己产生了幻听？林韩心里既有些害怕又有些兴奋，害怕的自然是那份诡异，而兴奋的，是多了一份真实感，或许更有助于自己创作小说。

眼前闪过那扇缓缓合上的小木门——如果是干妈关上的，那自己应该听到她进屋的脚步声才对，可是，那小木门关上前，明明没有任何响动啊。于是，林韩决定去找干妈何素兰问得更清楚一些。

“干妈，听何妈说，前几天你找我时去阁楼里面了？”

“没有呀，我就在门口叫了你几声，没进去。过去好几天了，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”何素兰有些奇怪地望着林韩。

“没有了，随便问问的。”得到证实，心里的慌张又多了几分，隐隐更觉得兴奋。如果不是干妈关的，那小门是自己关上的？屋子里是绝对没有风的，因为，窗户是自己亲手关上的。难道，自己遇到鬼了？这世上，真的有鬼吗？这么一想，浑身都起了寒意，可又抑制不住地越发好奇了。

林韩决定，抽个时间再去阁楼看个究竟，想到即将到来的冒险，心里便多了份忐忑。

二 阁楼遇险

壁钟敲了十二下，窗外已是黑压压的一片。

起风了，院里的湘妃竹一阵沙沙乱响，更凸显出夜的寂静。院子里，几盏朦胧的园林灯被浓稠的夜雾笼着，散发着微弱的光。这些，无形中给今夜的计划抹上了几分诡异的色彩……

林韩摇了摇头，企图甩掉那些纷乱的思绪。

打开笔记本电脑，点开收藏夹里的网址——“灵夜魅影”。那是林韩的个人网页，主要是方便跟读者互动交流。网页是三年前一个网友为她做的，通过出版社的编辑交到她手里。那时她才出第一本书。网页做得很漂亮，黑底白字，那黑，不是呆板的黑，而是有层次的暗黑，黑里隐隐透着红——像是凝固了的血块；光标是个小小的骷髅头，移动、单击或双击时，骷髅头都有不同的表情，每个表情都狰狞诡谲；至今都不知道背景音乐的曲名，只知道是二胡演奏的，婉转凄迷，异常动听，却隐隐透着一股寒意，配合骇人的网页视觉效果，让人听着音乐时也忍不住发憷。

QQ上那个叫欢夜的酷哥在两年前头像就灰了。欢夜就是为她做主页的男孩，而他的网名，说要跟灵夜相配才取的。他在网站上发的最后一个帖子很简短：灵夜，如果有一天，你的生活被小说颠覆，周遭发生的一切都是小说里的情节，你会害怕吗？

林韩当然记得，当时只笑了笑，回复他：那会是一个不错的剧本。

打那以后，欢夜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林韩给他留过几次言，也不见回应。她问过曾跟他组建过动漫群的网友，大家都说只跟他在QQ上交流一些技术制作，除此之外并无联系，连欢夜其人是在做什么的都不知道，最后林韩也只得作罢。此后每每想起，心里总觉得有些淡淡的失落。

“灵夜魅影”半夜在线的网友最多，都是一帮忠实的粉丝。几乎每天，林韩都会抽半小时跟他们聊聊天。现在，屏幕已经被大捧的鲜花和唇印弥漫，可是不知为什么，林韩怎么都提不起兴致来，清了屏，敲出一句：“今天好累，安。”便下了线。

林韩知道自己心烦意乱是因为惦记着书屋里的事，于是马上换了鞋出门。

漆黑的走廊静悄悄的，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声。

何素兰和老夫人住在二楼，何妈和仆人们住在一楼，三楼的整层楼就住着她一个人。这就是人丁稀少的坏处，不管晚上还是白天，都冷冷清清，阴森森的。

何素兰睡眠很浅，稍稍一点儿响动就会吵醒她，所以林韩也不敢开走廊的灯，一是怕吵醒她，二是如果万一有人来，藏身也方便一些。林韩靠墙一直摸索着走到小阁楼前，门却怎么都拉不开，这才猛然记起，上次进屋后，随手把门扣扣上了。

那么，里面的那扇小门，是谁关上的？想到这，林韩打了个哆嗦，突然感觉空气里多了一个粗重的呼吸声应和着自己的心跳：“呼哧——呼哧——”

“谁？”走廊里仍旧是一片漆黑，林韩尖锐的叫声撕开了夜的宁静。空旷的走廊里立刻回荡着她的声音。那呼吸声受到惊吓般停顿了一下，但只是一下，很快就又接上了，而且，越来越近：“呼哧——呼哧——”像得了重感冒一样。

“谁？你是谁？”林韩努力想稳住自己，声音却带着惧意。那声音更近了，仿佛已经来到了她的身旁，林韩退了一步，脚下一滑，仓皇地跌坐在地上，身体一点点向后挪动，企图躲开那个声音……

初春的夜晚阴冷潮湿，台阶上好像被洒了层牛毛雨一样，润润的。林韩在心里不住地告诫自己：冷静冷静。紊乱的思绪渐渐平息下来，记忆在黑暗里亮起了一盏灯，一步步照亮阁楼门前的每个角落，搜索着可以防身的东西——左墙角有一根铁钎。林韩顺着记忆摸索着伸出手，果然在那里抓到一根两指粗细的铁钎，拿到铁钎就像抓到了护身符，将它横在胸前，心想只待那个呼吸声再靠近就一棒扫出去。

黑暗里的那个声音似乎已经察觉到林韩的举动，不再向这边靠近。林韩暗暗松了口气，勉强站起来又退了一步。身边忽然有了微弱的光亮，原来这一退，居然退进了小阁楼里，而那扇小门，不知何时已悄然打开。

这门，什么时候打开了？林韩咽了口口水，心里复又慌乱起来。突然，一团黑影飞箭似的对着她面门直扑过来，惊骇的同时，她本能地举起铁钎对着那团黑影猛力敲了下去。

随着黑影“呜”的一声呻吟，有股温热腥臊的液体溅湿了胸襟。那黑影似乎在地上剧烈地抽搐了几下。光线太过微弱看不清那黑影是什么，也不敢看，林韩想跨过它逃出去，但冥冥中却有什么绊住了她的脚步似的，怎么也抬不起脚。心里越想越害怕，不自觉间，又退了几步，这一退就到了书桌前，刚将铁钎搁在桌上，一个春雷便在窗前炸开——

“轰……”

“叭……”

有块窗玻璃应声碎裂，残渣溅了一桌。林韩还没缓过神来，接着又是一个炸雷，第二块玻璃也被劈碎了，接着第三个炸雷，第三块玻璃也破了……窗户上一共有八块玻璃，现在还剩下五块，那雷好像是有生命一样，带着目的地想要毁灭这间屋子，抑或是毁灭这屋子里的某一处——包括林韩。

想到这，林韩打了个冷战，转身想逃还没来得及拔腿，又是一个响雷在身后炸开，第四块玻璃应声碎裂，一道耀眼的闪电映亮了整间书屋！林韩看到自己的影子被扭曲着扯得长长的。炸雷继续咆哮着，示威般地摧毁了第五块玻璃。突然，那轰轰声里多了一个声音，细微快捷却绵绵不断：“扑

哧——扑哧——”像是飞禽展翅的声音。

渐渐地，那声音越来越响，竟似压过了雷声。林韩感觉到一阵阵阴冷的风从头顶飘过，像儿时外婆用蒲扇给自己扇蚊子。风是从窗户的破洞里吹进来的吗？这时，又一道闪电，屋子再次雪亮，强光将林韩的影子清清楚楚地投射在地上，林韩这才看到，在自己的影子之上，密密麻麻地倒挂着一群动物，正徐徐地扇动着翅膀……

随着“噗”的一声，林韩感到肩上一沉，侧头一看——一只蝙蝠正伏在自己的肩上，褐色半透明的翅膀密密颤动着，两只鼠眼正贼贼地盯着她，闪烁着灼灼精光！这种只在小学课本里接触过的丑陋生物吓得她花容失色！

“啊——”林韩尖叫着蹦起来，边叫边重重地拍着肩头，将肩上的蝙蝠一巴掌拍落在地。那蝙蝠被她拍伤了翅膀，在地上扑腾了几下，挣扎着支起身子，挥动着残翅想再飞起来，扑一下顿一下，再扑一下……如此反复，那有规律的姿势更像是在发出某种信号。

林韩意识到有些不妙时，头顶已刮起了一阵旋风，那堆倒挂的蝙蝠夹着腥风劈头盖脸向她扑来！很快，全身都被蝙蝠密密裹住，浓浓的腥臭熏得她几欲窒息，她慌乱地挥动着双臂想赶走那些可恶的蝙蝠，可刚赶走一拨，又扑上来一拨……慌乱中抓起一只摔在地上，抬脚踩死。

林韩的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蝙蝠，它们齜着细细的白牙，开始进行还击。疼痛从各个部位传来，渐渐麻痹了林韩的意识，又惊又怕之下，她再也支撑不住昏倒在地……

“大夫，她没事吧？”何素兰看着病床上的林韩，焦急地问主治医生。

“没事，都是些小伤，还好没伤到脸，那样留疤就难看了。也太不小心了，怎么会被玻璃扎成这样？”

“什么玻璃？谁被玻璃扎伤了？”朦朦胧胧地听到干妈跟医生的对话，林韩昏昏沉沉地问了一句。

“小韩，你不记得了？”何素兰俯下身子，发现干女儿又睡了过去。

再次醒来已是傍晚，林韩看到自己的手臂和大腿上裹满了纱布。轻轻勾了勾手指，还像从前那么灵活，知道自己伤得并不严重，回想起昏迷前的那一幕，依然心有余悸。

“小韩，醒了？”何素兰取药回来，就看到林韩眼睛瞪得大大地望着天花板发呆，心里打了个突儿，“小韩怎么了？”

听到干妈的叫声，林韩回过神来，勉强笑了笑，只觉得浑身酸痛如大病初愈，睡意很浓，可一合上眼，就看见那黑压压的蝙蝠向自己扑来，吓得连忙睁开眼睛。

突然想起了那群蝙蝠劈头盖脸的疯狂攻击，心想脸上是不是也被蝙蝠咬伤了，慌忙四下寻找镜子。

“小韩，你找什么？”看到干女儿如此反常，何素兰吓了一跳。

“镜子，镜子，干妈，我要镜子。”

“好，你别急，我给你镜子。”何素兰连忙从皮包里掏出化妆镜递给她。

等看到镜子里完好无损的脸时，林韩暗自松了口气，欣喜过后也有点纳闷，那些蝙蝠明明是往自己全身扑的，为什么脸上却一点儿伤痕都没有？

“小韩，怎么了？”

“干妈，我是被蝙蝠咬伤的，而且，好多好多的蝙蝠攻击我，我明明记得它们有咬我的脸，为什么一点儿痕迹都没有留下？”

“瞎说，哪来的蝙蝠？你一个人去小阁楼，是被碎玻璃扎伤的。要不是我听到动静上楼去看，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呢。”何素兰怜爱地看了林韩一眼，忍不住嗔怪她，“你这孩子也真是的，叫你不要去阁楼，你偏去！一点儿都不听话，脾气怎么跟你爸一样犟？”

“可是——”

“别可是了，我说没有蝙蝠就是没有，我们家里怎么会有那么晦气的东西？我看呀，肯定是你写小说写多了，入戏太深。天天憋在屋子里，人都憋迷糊了。”

“可是有血呀，阁楼里有蝙蝠的血，我踩死了好几只蝙蝠呢。”明明有